

尼采眼中的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

◎ 王福生 甘霖

内容提要 在尼采看来,daimonion 是理解苏格拉底本质的钥匙。苏格拉底视理性为一切本能的主人,与此同时他又非常信赖与听从 daimonion 的声音。尼采对苏格拉底最大的批评是将其看作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苏格拉底使理性僭越于其他一切本能之上,但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 对这一理解构成了潜在的挑战。尼采直面这一挑战,最终将其归为本能的两个层面,即自然的、欲望的层面与通过学习、训练而得的层面,从而成功避免了苏格拉底陷入要么是流氓要么是疯子,要么诚实而愚蠢要么理智但骗人的两难困局。

关键词 尼采 苏格拉底 daimonion 理性 本能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9-0070-05

DOI:10.15895/j.cnki.rwzz.2016.09.008

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即其个人的守护神,一直是古典研究中既非常吸引人又非常困难的问题之一。首先,daimonion 作为苏格拉底个人的守护神为苏格拉底提供劝诫性的忠告,苏格拉底对它非常信任、从不质疑,这与他一贯的理性形象极不相符。其次,daimonion 与雅典人对苏格拉底“不信城邦信的神,而是信新的精灵之事”^①的指控密切相联。苏格拉底以 daimonion 这个仅属于他自己的神灵的指引教导青年,这一方面是对城邦之神的不虔敬和对城邦习俗的质疑,撼动了城邦中父辈们的权威,败坏了青年;另一方面这个神灵往往只以一种声音的形式出现,它甚至不同于苏格拉底所谈论的灵魂(soul),更像是一种灵光乍现的东西,并且总是与苏格拉底自身的意图一致,这就难免引起人们这样的怀疑,即苏格拉底实际上只是想以此方式赋予自己的判断以某种神圣性而已。综合考虑上述两点,伏尔泰的不敬评论“当一个人自吹自擂他被绝对的天才式的灵感击中,而有些人则会想这个人要么是流氓

要么是疯子”,^②以及伯纳德特对此的改写——要么苏格拉底是诚实而愚蠢的,要么他是理智而骗人的——就成了理解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 时经典的两难抉择。

尼采,作为一个严谨的古典语文学家,很难不注意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 难题。他的一些相关言论似乎也并无新鲜之处,甚至有意夸大苏格拉底的蛊惑者形象。比如他曾不无讽刺地写道“所以苏格拉底的恶魔(Dämonion)或许也只是一种耳疾,而他只是按照支配他的道德思维方式对此作出了不同于现在的解释。先知和宣布神谕的祭司的疯癫和疯话与此没有什么两样;这始终是由于解释者头脑中的知识、想象、努力、道德从中大做文章的缘故。那些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自由的谱系”(13JJD720008);吉林大学2014年“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①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② Seth Benardete, *The Daimonion of Socrates: An Interpretive Study of Plato's Theages*, Chicago, Illinois, 1953, Pii.



人们称之为天才和圣徒的人要达到最佳效果,不得不为了拯救人类而把误解他们的人硬拉到他们一边。”^①除此之外,尼采还不止一次地将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 解说为一种疾病式的幻听“我们也不要忘掉那种听觉的幻觉,例如‘苏格拉底的恶魔(Dämonion)’它被人们从宗教意义上加以解释。”^②尼采夸张的语气在这里是明显的,这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加以印证他自己对苏格拉底作为颓废者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形象本身就充满了夸张的意味“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夸张的、滑稽的、漫画化的,同时一切又都是隐匿的、机密的、躲躲闪闪的。”^③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尼采对待敌人的最高原则即在最深刻的意义上理解敌人,那么,苏格拉底对于尼采来说肯定就不是“理智但骗人”这么简单了。实际上,苏格拉底与尼采的关系始终是多重复杂且具有一些隐蔽特质的,本文旨在通过尼采对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 的讨论就此做一简单说明。

一

概略而言,尼采关于苏格拉底和他的 daimonion 有过三种说法。一个是作为形容词的“dämonischen”,指“恶魔般的”;尼采多在“苏格拉底败坏柏拉图”的意义上使用“这就是柏拉图迫于恶魔般的苏格拉底的压力,强加给诗歌的新境遇。”^④在这里,尼采赞同雅典人对于苏格拉底的指控,认为苏格拉底是雅典青年的败坏者,他败坏了作为诗人的柏拉图。这个在苏格拉底言辞和思想中展示出来的“恶魔般的”力量极具主宰性,雅典的青年们只要听到他开口说话,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卷入到他的思辨当中去。第二个是作为名词的“Dämon”,意指各种“精灵”,也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魔鬼”一词,具有一定程度的贬义。尼采把苏格拉底比作“Dämon”这种半人半神怪物的化身,一种精灵般或者魔鬼般的存在“欧里庇得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具,借他之口说话的神祇不是酒神,也不是日神,而是一个新的灵物,名叫苏格拉底。”^⑤第三种说法直接对应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也即德语的“Dämonion”。在这里, daimonion 作为与苏格拉底惯常的思维不同的一种声音、一种直觉智慧出现“所

谓‘苏格拉底的守护神’这个奇怪的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苏格拉底本质的钥匙。在特殊的场合,他的巨大理解力陷入犹豫之中,这时他就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从而获得坚固的支点。这种声音来临时,总是劝阻的。直觉智慧在完全反常的性质中出现,处处只是为了阻止清醒的认识。”^⑥

仔细体会这些用法,我们可以看到:首先, daimonion 并非一种理性的东西,它不由苏格拉底自身的逻辑意志来操控,总是突然出现并给予提示,既不解释它的缘由亦不提供任何价值性的辩护。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也很难把这个 daimonion 说成仅仅是直觉性、本能性的东西,因为很难想象审慎哲人苏格拉底能够对这种感官性、直觉性的东西不存怀疑,且给予充分信任,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些东西具有欺骗性,恰好属于要反对的意见领域。其次, daimonion 几乎总是意在阻止,而不鼓励苏格拉底做任何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它阻止苏格拉底参与政事;苏格拉底在雅典人面前也曾表示:若不是听从 daimonion 的劝告未参与政事,他很可能早就殒命了。最后,唯一的例外就是正面催促苏格拉底从事音乐,而且这种提醒不止一次。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始终是把哲学当作最高尚和最优美的音乐来从事的,并因此自视是服从精灵教导的;但当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之后,他开始在狱中创作起诗歌来:他不仅把伊索寓言翻译成了诗歌,而且还作了一首阿波罗的颂歌。(《斐多篇》)关于这一事实,我们既不能断然说苏格拉底的创作仅仅是对其精灵敷衍了事,也不能断然认为苏格拉底终于明白精灵的教导本就是让他从事音乐(诗艺)本身,从而遵从精灵的教导作了诗歌。

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有三个问题开始借此浮现出来。第一个问题: daimonion 的正面劝告为什么是音乐而不是其他?我们知道,尼采在讨论音乐的时候,实际上不只是在谈论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将其理解为作为生命基底的那种本能的狄奥尼索斯精

① [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78 页。

②③ [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第 437 页。

④⑤⑥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 67、57、64 页。



神。由此来看,被苏格拉底压抑的那些多重本能是否仍然在更深的地方起着某种作用? daimonion 教导从事音乐的声音是否很可能就是某种本能力量的溢出? 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的面相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了某种提示:“一个善于看相的异邦人路过雅典,当面对苏格拉底说,他兴许是个怪物(Monstrum),——他心中隐藏着一切恶习和情欲。而苏格拉底只是答道‘您了解我,先生!’”^①第二个问题: daimonion 的正面劝告为什么要不止一次地提出?“我屡次在梦里听到一个督促我的声音,叫我作诗,和文艺女神结交。我生怕疏忽了自己的责任,想知道个究竟。我且说说我的梦吧。我过去常做同一个梦。梦是各式各样的,可是说的总是同一句话。它说‘苏格拉底啊,创作音乐! 培育音乐!’”^②这里,苏格拉底自己感到 daimonion 屡次的提醒有悖于它往常一次性的提示,这种不断重复出现的声音之前被苏格拉底理解为对他从事哲学的鼓励,就好像是在为他不断地加油鼓劲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daimonion 的屡次出现是否有可能因为 daimonion 认为苏格拉底实际上并没有听从它的教导呢? 第三个问题: daimonion 的声音为什么会在其少年时期就出现,而它几乎总是意在劝阻? 这里的难题在于, daimonion 虽说是直觉本能智慧(Die instinctive Weisheit),但它从事的却是否定性的批判,而否定性又须要针对一个对象进行分析和判断,要基于某种自身的分裂和反思才能达成。还有就是,苏格拉底和 daimonion 打交道既然已经很久,那么他对 daimonion 的信任是一下子直接确立的,还是逐渐确定的呢? 这也与苏格拉底对其是否有所省视和检验有关。

毫无疑问,这三个问题的提出肯定会为关于苏格拉底的多重理解敞开一条缝隙。这就是尼采所谓“daimonion 是理解苏格拉底本质的钥匙”的深意所在。至于尼采本人,他的初步回答是以设问和“也许如何如何”的方式给出的:“苏格拉底梦中神灵的嘱咐是怀疑逻辑本性之界限的唯一迹象,他必自问:也许我所不理解的未必是不可理解的? 也许还有一个逻辑学家禁止入内的智慧王国? 也许艺术竟是知识必要的相关物和补充?”^③不过在深入尼采的苏格拉底理解之前,我们还必须回顾一下古典文本特别

是柏拉图著述中的苏格拉底及其 daimonion,因为尼采主要依据的就是柏拉图,而柏拉图的记述从另一个方向上提出了这些问题。

二

苏格拉底在申辩时说到自己相信精灵之事,而精灵实际上是神的孩子,也是神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来申明自己是信神的,即非不虔敬之人。但我们看到,这种辩护并不是非常成功,苏格拉底的申辩反倒使更多的人投票判他死刑。(《申辩篇》)在这里,我们和雅典人一样要求对于 daimonion 有更多合理的言说,而不仅仅是如同狡辩一样的简单地将 daimonion 归为神之一种。对于探究苏格拉底之谜的人来说, daimonion 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一个神学问题,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它直接关乎我们的生活究竟是由我们的理性来决定,还是由某种不可知的神意和命运来决定。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 daimonion 是否仅仅就是神的某种预言呢? 柏拉图说“兆示(divination)是对人类愚昧性的补足,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认为,人在其正常状态下是不会出现真的兆示的。只有当人在睡眠时理性能力不起作用,或人因错乱而心神不定,或处于着魔状态等等情况下,兆示才会出现。然后,人回到正常状态,导致什么样的好事或坏事……,而人要是进入那种状态而没有出来的话,他就不可能判断他所看到的意象和突发事件。有句古语说的好:‘惟明白人知其所需所要。’于是就有人出来专门做兆示的解释者:他们甚至被称为预言家。人们不了解,这些人其实是解谜者或意象解释者;恰当地说,他们是那些遇见兆示的人的代言人。”^④这也就是说,如果 daimonion 仅仅是神对哲学家的兆示的话,那么哲学家完全可能变得和预言家并无分别,而在这种条件之下,人们

① [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斐多》,杨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③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④ [古希腊]柏拉图《蒂迈欧篇》,谢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遇见需要抉择之事的时候,依赖神给出的兆示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哲学给予的对生活的省察,与此同时也不难想象一些色拉叙马霍斯式的强权人物的出现,他们完全出于自己的目的来利用兆示,通过兆示使目的神圣化。而如果哲学家是兆示的解说者的话,他除了可能是个迷信的人(苏格拉底是 daimonion 彻底的服从者,似乎并不要求证自己的 daimonion)之外,还完全可能沦为提供漂亮言辞的智者,至于除哲学家之外的其他人,则完全有可能无缘获得这位神的喜爱。

如果不从预言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关于神圣兆示的上述描写,我们似乎还可以这样说:它是要把梦中对人展示出的兆示和人的灵魂的作用联系在一起,即兆示是由造物者的绝对神圣性而来的理性灵魂对欲望灵魂的某种真理性指引。问题于是变为:是否可以说来自 daimonion 的声音其实就是这种纯粹理性的灵魂呢?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是否正是因为摆脱了低层次欲望灵魂的影响,拥有纯粹的理智的灵魂,使得他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听见自己纯粹理智的声音,为其生活中重要的决断作出最正确的决定?有利于肯定回答的是,苏格拉底不仅在梦中理性能力不足的时候拥有兆示,甚至清醒的时候也能听见兆示的声音。可是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某种悖论存在:兆示的作用在于弥补人类理性的不足,似乎只有那些理性不够的人才最需要梦中兆示的指引;然而兆示偏偏显示给了拥有强大理智的苏格拉底。这说明苏格拉底并不拥有完全纯粹的理智,因为如若那样的话,就根本不需要兆示,只要有辩证法就够了。但是,在人理性不足的时候出现的兆示显现给拥有强大理智的苏格拉底这件事本身,是否暗示兆示是一种处在无知和有知之间的领会呢?

《会饮篇》中关于 eros 这精灵(daimones)的说法为这一猜测提供了证明“他是一种大精灵,凡是精灵都介乎人神之间……他们是人和神之间的传语者和翻译者,把祈祷祭司由下界传给神,把意旨报应由上界传给人;既然居于神和人的中间,把缺空填起,所以把大乾坤联系成一体。他们感发了一切占卜术和司祭术,一切关于祭礼、祭仪、咒语、语言和巫

术的活动。神不和人混杂,但是由于这些精灵做媒介,人和神之中才有来往交际,在醒时或者在梦中。凡是通过这些法术的人都是受精灵感通的人,至于通一切其他技艺行业的人只是寻常的工匠。”^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daimonion 具有 eros 的某些特质,既不像神一样具有完全纯粹的理性,也不像普通的人一样仅仅耽于身体的欲望和激情中,它作为“丰饶之神”和“贫乏之神”的孩子,处在有知和无知之间。

三

柏拉图将 daimonion 最终置于有知无知之间,大致相当于尼采提出的第三问题,即将 Daimonion 理解为与理性省察有关的直觉本能智慧,而这个问题以及尼采提出的其他两个问题又都与其理解的本能密切相关。由此,尼采关于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 的讨论就被归结为对本能的重新理解。

当尼采用本能去批评苏格拉底式的理性的时候,他谈及的本能更多的是某种生命的、自然的、甚至生理性的冲动。尼采经常用生理学的研究来反对苏格拉底式的道德论者就是例证:道德论者乐观地相信人通过道德的规训就会得到很好的驯化,从而将自己彻底地从动物进化为人,而在尼采看来,这种道德规训的起源本身就不是道德的和理性的,它只服从于某类人某类生活方式的需要。也就是说,在人自己做出的理性和道德决定当中,某种动物式的、生理式的本能仍然潜在地起着某种作用。道德和理性并不能完全摆脱本能的東西,而只能通过强力把这种本能的东西压抑下来,但是这些本能仍然会不时地寻找某种发泄的出口。这就是苏格拉底清醒的时候从事哲学,但仍然会在睡梦中听见 daimonion 催促其从事音乐的声音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在尼采这里,健康和有力的人的标志就在于能够像驾驭野马一样驾驭自己的多重本能,既回避本能所带来的危险,也能在多重本能的激发下创造卓越。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批评不在于他的理性,而在于他的理性的僭越,因为这种僭越恰恰说明了多种本能的混乱与失控,它们不能再有力且平衡地共处于一个轭

^① [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朱光潜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0页。



之下。

但另一方面,尼采批评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绝非是为了让我们重回动物式的野蛮状态,其中,人只靠本能和欲望这些东西来生活。在尼采这里,本能除了是某种生命的、自然的和生理性的冲动之外,还是某种通过教化、训练而习得的东西,一种为自身争取而来的某种教养。“一切道德教育当中的伟大理性始终都在于,人们在此力求达到一种本能的安全感:从而无论是善的意图还是善的手段本身,都不能首先进入意识之中。正如士兵要操练,人也应该学会行动。实际上,这样一种无意识属于任何一种完美性:甚至数学家也是无意识地运用他的组合或推论的……”;^①“我一直注意着哲学家,阅读了他们的大量文字,此刻我暗自思量,大部分自觉(Bewusstsein)的思维肯定属于本能活动,就连哲学家的思维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人们必须重新学习,正如人们对遗传和‘天赋’已有新的了解。……‘自觉’也很少与真正意义上的本能相对比。哲学家的大部分自觉思维,都不知不觉地受本能影响,被逼入一定的轨道。在其全部理性和看似自主的活动背后,有评估,或明白些说,有哲学家对维持特定生活方式的需要。”^②数学家对公理、推论的无意识运用,哲学家的自觉思维,都是学习、训练之后的本能;这意味着,本能并非就是那种原始的自然,它反而更像是人为教育、塑造后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有意识的训练和努力将我们的意图和手段塑造成为我们无意识中的本能反应。在尼采看来,这其实就是苏格拉底为什么很早就接触到 daimonion 的声音,而它又经常不止一次出现,且总是听从于它的原因所在。

在这里,尼采敏感地认识到:人们身上那些“自然的”特质其实往往是“遗传”和“影响”的结果,这是一个本能的塑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我们的过去塑造了现在,而我们每次向最初过去的溯源和回归,追究到的往往并非是那个最初的实质上的“过去”,而是我们身上的“遗传”促使我们找到的在我们的愿望中更愿意出身的那个“过去”。“我们愿意出身的过去——第二自然(Zweite Natur)”和“我们实质出身的过去——第一自然(Erste Natur)”两者相对立。不过,在这种看似把我们牢牢困住的历

史链条里,其实存在着一种真实的希望,即我们的“过去”实际也是上一个“过去”的结果,每一个“第二自然”实际上都有过和“第一自然”的斗争,而每一个“第一自然”都只不过是过去的某场斗争中取得胜利的“第二自然”。正是由这对立统一关系出发,我们才获得了更新自身和创造自身的激励,即我们所学、所读、所经历的所有一切都不是某种客观的和外在于我们的东西,而是通过“成为本能”的方式变成我们敏锐的直觉,内在塑造了我们的生命样式。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即使没有启动他的辩证法,仍然可以依靠 daimonion 的声音来为生活做出某种可靠的决断。

可以看出,尼采是将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 解释为本能的两个层面,即生命的、自然的、欲望的层面和通过学习、训练而获得的层面;前者表现为创造音乐的鼓励和督促,是一种肯定和积极的本能流溢;后者表现为一种清醒的劝诫和忠告,是一种通过有意识的哲学训练而获得的无意识的声音。而且,本能的这两个层面是同时存在且相互支撑的:没有前者,生命就成了无源之水,生命的河流难免变得干枯;没有后者,生命之河就将泛滥成灾,而不会在丰裕的本能之水的灌溉下丰富成长。尼采借此解释将苏格拉底从“要么诚实而愚蠢,要么理智但骗人”,“要么是流氓要么是疯子”的指控中解救了出来。比起这种撤销指控更有意义的是,尼采是在以一种与苏格拉底相匹敌的方式反对苏格拉底,因此,苏格拉底的 daimonion 所代表的深刻塑造本能的方式有着更多的意味,即它实际上是一种真实的生命进程,即人通过自我塑造而成为“无时代”的伟大创造者,成为其所应是。这是尼采眼中看到的苏格拉底及其 daimonion 所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
哲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无 语

① [德]尼采《尼采著作全集(第十三卷)1887-1889年遗稿》,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47页。

② [德]尼采《善恶的彼岸》,朱泱译,团结出版社2001年,第3页。

